

# 我劳动我光荣

阳春花

我是农民工。我曾经有点自卑。这种自卑来自我与周围人群的形象对比,就是“相形见绌”。一早出门干活,我骑着半旧的电动三轮车,穿着肥大臃肿的劳动服,像个拾荒者。与小区的邻居碰面,总觉得矮人一截,目光左躲右闪,不敢直视对方。

仔细想想,劳动者中,几个可以做到衣冠楚楚、轻松地工作呢?即便是演员在舞台上光彩照人,也是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那是挥洒了多少辛苦的汗水,才呈现给观众美的感觉?车间工人出车间,油渍麻花的,疏通下水道的工人,完活儿后臭味难掩,跑长途运输的驾驶员疲惫不堪,民警侦查案情常常通宵达旦……再反思自己,虽然干着最底层的工作,但我凭自己的技能,生活得很好。我不偷不懒,

不痴心妄想,脚踏实地,有什么可自卑的呢?

去年底,大雪一场连着一场,天气真冷。有一个晚上,我正窝在沙发里看手机,突然看见邻居群里接连出现三个同样的信息:家人们,请问有哪位会维修暖气?我家暖气管道漏水了。我立马把消息告诉对象。我对象叫我在群里回复一下,说我们可以帮忙看看。随即邻居打电话来,请我们去她家。原来,是暖气管件用久了被腐蚀了,需要换新的。

当天晚上,邻居就联系好了商家,第二天一早买回了管件,请我们安装。安装新的,必须把旧的拆掉,旧的管件与铁管丝扣锈死了,我对象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,管件也没有纹丝松动的意思。我喷上了去锈液,用电烤

枪慢慢烤,费了很长时间,终于把旧管件卸掉,连接上了新管件。打开阀门,滴水不漏。邻居问工费多少钱,我说:“远亲不如近邻,没准哪天我们也需要你帮忙呢。”邻居感动得红了眼眶。

忙活完,天擦黑了,我们收拾完工具就回家,到厨房准备晚饭。门铃忽然响了,开门一看,是邻居两口子来了,一人捧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饺子,一人提着礼物。男邻居说:“我们可不是给你们送礼呀,是对你们辛苦劳动的敬重。邻里中有你这样专业的师傅是福气呢,东西一定得收。”

我们凭劳动赢得了尊重。劳动只有分工不同,没有贵贱之分,我们在城里不仅买了房,买了车,还给自己买了社保,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。我们是城市建设者。我劳动,我光荣。

## 巧想

朱玉成

“巧想”一词在烟台多用作贬义,通常形容幼儿和少年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但凡事总有例外,在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巧想成功的案例。

邻居大哥是一位退伍军人,服役六年,是连队炊事班班长。退休后,他主动挑起每天为家人做饭的担子,每天任劳任怨,堪称榜样。一日早饭后,他盘算着午饭吃什么,到小市场上一看,芸豆便宜又品相好,都是早晨刚采摘的,个个条粒饱满,大小均匀水灵。他欣然买了几斤,又买了一块精肉,打算做一锅全家人都喜欢吃的芸豆猪肉包子,这也是他拿手的伙食。

回家后,他开始准备。先发上面,稍作休息,便切肉、炒肉、炒芸豆。面发好了,他手头老练,一个个排列整齐、大小均匀的麦穗包子很快就摆到了锅里。按照通常操作,刚包好的发面包子需要醒一醒再蒸。他点了支烟,想稍休息一会儿。

这个间隙,他忽地想起来,拌馅时忘了放盐了!想到一上午的劳动转眼间将成为一锅失败的产品,他有些慌了。生活中,很多活儿可以返工重来,但是面前这活儿不行,怎样才能让盐味进入包子?邻居大哥脑子瞬间开启飞转模式。急中生智,他一抬眼看到厨房里的味极鲜,眼前一亮,顿时有了好办法。

他马上跑到楼下诊所,跟大夫说买一个注射针头加针管。大夫十分惊讶,问他买这个干什么?他也来不及多作解释,简单一说。大夫笑了,说:“千万不能乱来啊!我给你一个吧,用完一定要扔掉,千万莫出意外。”他连连称是,到家以后,找了个大碗,倒上一碗味极鲜,用针管吸上一管,在每个包子的中部,打入适量味极鲜,一会儿就打完了,且外观根本看不到针眼。

邻居大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可蒸包子时,心中仍如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,包子好吃不好吃,他心中完全没有底。

包子熟了,家人们也回来了。大家都闻到了包子的香味,围着餐桌就开吃了。他却没有动手,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大家,等待着评论。儿子吃了两口,首先笑着评论:“爸爸这次包的包子很好吃,比以前包的都好吃。”听到这一番评论,他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

在户外拉呱时,他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。我忍不住大笑起来:“你真是最聪明的厨师,你可以去申请国家专利了。”他知道我在拿他寻开心,但仍颇有感慨地说:“这事看起来是一个笑话,但也给了我一个启发:当困难摆在面前的时候,要大胆‘巧想’,说不定就可行。”

# 白发

慕然

我睡前洗漱,眼角余光掠过镜面,发现缕缕白发悄然栖在鬓角,像片片碎雪洒在发间。它们可能已隐藏了许久,如今才开始原形毕露。

看着镜中的白发,想起小时候,我蜷在奶奶怀里,看她在窗前用牛角梳缓缓梳理满头银发的样子,那根根头发都似蘸着阳光。我曾奶声奶气地问:“奶奶,为什么你的头发是白色的,我和爸爸妈妈的却是黑色的?”她说:“思念多一分,头发就白一根。”那时的我总嫌日子过得太慢,只盼着快快长大,不知道思念是何意,眼中写满了疑问。奶奶笑而不答,只是把我往怀里搂了搂,指尖穿过我的黑发,像穿过一段她再也回不去的年少。

后来,母亲的鬓边也探出几根白发。我踮起脚,执拗地要一一拔掉。在童年的认知世界里,漂亮的母亲理

应披着一头乌亮的长发。我屏住呼吸,小心地问:“疼吗?”母亲笑着摇头,眼角竟漾出一丝惬意。再后来,皱纹悄悄爬上母亲的眼角,白发也多了起来。而我也在不知不觉间长高,不再是他们怀里的小孩。

当我少年时,母亲会把染发剂递给我,让我帮他染发。小梳子蘸得漆黑,沿着她的发缕轻轻划过。我兴奋地说:“一会儿也给奶奶染!”奶奶眼神复杂。那时的我不懂,那白发里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思念和沧桑。

如今,看着自己的白发,我抬手拔去一根,发根脱离头皮的瞬间,传来一丝疼痛。夜里,我梦见月光倾泻,无声地铺满人间。旷野寂静,忽听有人唤我乳名,是母亲站在老家槐树下,声音轻得像飘落的槐花。我奔过去,月光却把她的影子越拉越长,母亲银白的

发丝在月光里闪成一片,每一根,都是替我数过的年华。

清晨醒来,我摸出手机,拨通母亲的电话:“妈,今天我们都回家吃晚饭,做你孙子最爱吃的韭菜盒子吧。”母亲回道:“灶火给你们留着呢,路上慢点。”

晚饭后,我挨着母亲坐在沙发上,妻儿坐在我身边。我仔细地端详母亲的白发:它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羞怯地躲在黑发里,而是坦然地亮出自己,像被月光镀了一层薄霜。“妈,这几年怎么不染发了?”我问。母亲笑笑,指尖随意地拨了拨头发,几根白发顺势脱落。

儿子也发现了我鬓角的白发,伸出小手替我拔去一两根。“疼不疼?”儿子问,我摇头时,目光掠过窗外,月光还是童年的月光,槐树还是那棵槐树。我悄悄把鬓角靠向母亲,像把童年的自己重新偎进母亲怀里。

# 女人如书

姜永莲

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女人如书,有封面的惊艳,有扉页的留白,有序言的温婉,有跋文的厚重,更有字里行间藏不住的丰盈。若只迷恋封面的光鲜,或仅驻足扉页的简约,便永远触不到书中的灵魂。若只是泛泛浏览,走马观花,也终究读不懂书里的深意。

封面不过是闺房轻垂的绣帘,目录后的开篇亦是乐章的前奏,更珍贵的,是内文如皓月光华普照。书与女人,本就有着不解之缘。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读书品味,不同的品味成就不同的选择,不同的选择滋养出不同的风骨,于是,女人读书的姿态,便成了世间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爱读书的女人,无论身处何处,都是一道动人的风景。她或许貌不惊人,却自有内在的气质流淌,那是静时的凝重,动时的优雅,是坐时的端庄,行时的洒脱。喜欢读书的女人,学历或许不高,但会多一份底蕴和修养。这份底蕴和修养,让女人知书达理,慈爱善良,处事冷静,善解人意。

女人是一本以甘霖为墨、彩云为纸、博爱为笔书写而成的书。家庭的温馨里,有她忙碌的身影;儿女的嬉闹中,有她温柔的呵护;老人的笑颜间,有她细致的照料;左邻右舍的赞誉里,有她辛勤的付出……多少奔波消磨了岁月,可眉宇间始终藏着奉献的愉悦与安然。

女人这本书,记载的内容太过丰富,那是从骨子里散发的鲜活与灵动,是生命本真的明媚。女人这本书藏着四季情怀,春的温柔、夏的热烈、秋的沉静、冬的坚韧皆在其中。若你愿意打开,请细细品读,认真翻阅。读她的欢笑与痛苦,读她的坚强与柔软,读她藏在岁月里的所有温柔与深情。

爱读书的女人,从不会被生活辜负。胸中有丘壑,眼底自会盛开出繁花簇簇。那些走过的路、读过的书,都化作精神的沃土,滋养出辽阔的天地,藏在灵魂深处。不必向外寻求认可,不必被世俗的标准禁锢,内心足够丰盈,便拥有了抵御风雨的风骨。